



我们为什么分手

WOMEN WEI SHENME FENSHOU

马季◎著

马季不是马季，不会说相声，但却会写小说，
小说写得绵密细致，情深意长，失落与分手，
爱恨交加，读罢回味无穷。



我们为什么分手

WOMEN WEI SHIME FENSHOU

马季◎著

马季不是马季，不会说相声，但却会写小说，
小说写的绵密细致，情深意长，失落与分手，
爱恨交加集，读罢回味无穷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为什么分手 / 马季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15 - 7

I. ①我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240 号

我们为什么分手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马季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15 - 7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捭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米色牙齿的女孩	1
没话可说	23
女朋友	45
爱在歧途	71
我们为什么分手	98
一根红头绳	106
凡 尘	113
被撤销的凶杀案	148
从灵魂里射出的子弹	169
跋	197

米色牙齿的女孩

一

炒地皮^①正在热乎的当口，一个奇特的手机铃声响了，卢晓东专注地看着手中的牌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翻盖，“喂喂”地应答着对方。他的下家费雯雯，此刻用双手捂住牌，盯住卢晓东，一脸不耐烦的表情。这一桌总共四个人，只有卢晓东一个男的，其他三位都是女的。从这个场面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，卢晓东挺有女人缘，当然，女人一旦结成了帮，就有些不大好对付，尤其是在轻松娱乐的场合。

果然，卢晓东对面的秦颖以一个攒牌的动作首先发难了。“喂，搞什么搞，”秦颖说，“你约我们出来哪里是来玩的？明明是来看你表演打电话的嘛。”卢晓东没有理她，侧过身子，用松开牌的手捂住电话，茶社里还有另外几桌牌，嘈杂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影响了他接听电话。秦颖显得无奈，重新从桌上摸起牌，又放下，用手指指卢晓东摊在桌上的牌，嬉笑着对费雯雯说：“雯雯，我可不可以看看？”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动静的吴静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声来。这一笑，把费雯雯的脸笑红了，说：“问我做什么，想看你自己看，用不着问我的。”秦颖来了劲，

^① 炒地皮，扑克游戏的一种玩法。

进一步说：“你不同意我哪敢看？你要告我状的。”吴静帮腔说：“他从来都不说你偷牌，就说我们两个。”费雯雯害怕惹祸上身，干脆不吱声，张着嘴微笑，头有点微微上扬。费雯雯一口米色牙齿，在茶社里不太明亮的灯光映照下，有些含糊不清，好像隐藏着什么。

这时候，卢晓东仍在听电话，人已经离开了桌子，走到了茶社的门口，他好像在和对方讨论着什么问题，说得挺起劲的样子。

费雯雯不得以说了一句，“真是烦死了，一天到晚电话不断，亏他有耐心的。”秦颖说：“才几天倒嫌烦啦，人家大记者嘛，平时沾光的时候怎么就忘掉了呢？”还要接着说的，看见卢晓东走了过来，才住了口，三个女孩似乎准备好一起向他发难。但是，卢晓东并没有坐下来，他站在桌边，电话还握在手中，表情有点怪异，充分说明他刚才接到的电话的重要性。

“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”三个女孩鸟叫一般，叽叽喳喳发出了试探性的疑问。卢晓东说：“让我想想，你们别吵，让我好好想想，想好了再告诉你们。”卢晓东还是没坐下，好像生怕一坐下脑子不够用似的，就这么站着，脸上的表情由怪异转到了滑稽。三个女孩互相看了看，找不到一丁点儿答案，又一起看站在那儿的卢晓东，目光里生出期盼和焦虑的意思。卢晓东终于坐下来了，说：“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，告她老板的状。”秦颖立即抢嘴说：“是不是性骚扰，啊？是不是？”没等对方回答，又说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不稀奇的。”卢晓东脸上恢复了正常的表情，微笑着，不着急说话的样子。费雯雯埋怨了秦颖一句，“你听他说嘛，告她老板什么啊，卢晓东，是不是性骚扰？”卢晓东说：“她老板是个女的，怎么骚扰？不是骚扰，比这个复杂，我还没想好呢。”三个女孩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他。桌上的牌已经和成一团，看样子没有继续战斗的意思了。

卢晓东向窗外看了一眼，问道，“几点了？”费雯雯拿起挂在胸口的手机，看一眼，说：“哎呀，都十一点半啦。”卢晓东站起来，三个女孩也跟着站起来。卢晓东向服务员一招手，要她过来买单，又说：“走，我们去吃大排档。”卢晓东的口气是要她们等到吃夜宵时，再听

他的下回分解，三个女孩什么也没说：跟着他出了茶社。

二

卢晓东是平洲晚报的群工部主任。半年前，报社决定开辟一条新闻110热线，专门报道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新闻，一方面体现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办活报纸，让报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一家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，主动为报社提供了一部尾号为110的手机，这部手机的号码每天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，以示读者。报社领导对手机的持有人卢晓东作出了如下规定：一、必须24小时待机；二、必须接听每一个电话，发现重要新闻，及时跟进采访；三、如遇出差等情况，应将电话交给部门其他在岗同志。

新闻110热线启动之后，卢晓东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大忙人，光是每天五十到六十个热线电话就让他忙昏了头，关键的是，他要从这些电话中找出三四条有价值的新闻来，这就势必要接待五六批，甚至七八批人，在面对面的询问之后，新闻的脉络也就一目了然了。

这是有了经验之后的情况，一开始卢晓东在热情的驱使下，往往是一接到自认为有价值的电话就急忙去采访，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，事实并不像电话里说的那样，有的近乎是在和他开玩笑。于是卢晓东改变了策略，对于有价值的热线，首先尽可能在电话里了解事情的全过程（用来分析是否有破绽）。其次，要求对方来报社面谈。后一条，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，一个报假新闻的人怎么敢到报社来呢。当然，也有更加特殊的情况，有个别人，甚至连电话都不打，就直接到报社来找新闻110，遇到这类情况，报社是必须接待的，否则倒成了自己服务态度欠佳，不够敬业了。

三个女孩就是这样冒冒失失跑到报社里来，才认识卢晓东的。这是半年前的事。那天，卢晓东刚刚送走一批人，到厕所里大便，就听见有人叫他，“晓东，晓东，接客啦，接客啦。”平时有人来找热线，大伙

总是这么和他开玩笑，弄惯了。卢晓东蹲在厕所里就有点不高兴，骂了句，他妈的，老子连出恭都不得宁安。匆匆解完手出来，看见三个女孩，情绪才稍稍好了点。

卢晓东问，“你们什么事啊？”并没有仔细打量她们，这样才有点严肃的意思。叫秦颖的女孩先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又介绍了另外两个女孩，她们是同一个商场的营业员。说到正题时，秦颖指了指费雯雯，说：“就是她的事情，××医院开辟了漂白牙齿的门诊，可是我们雯雯去做了一个疗程，收了三百多块钱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”

“雯雯，你张开嘴，让110先生看看。”秦颖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。

卢晓东直接想笑，这么屁大点的事也要找新闻热线，我迟早要他妈的给累死，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去过消费者协会呀，这首先是个消费投诉问题，如果得不到解决，我们也可以介入的。”

费雯雯微微张开了嘴，两排牙齿整齐地暴露出来，呈米色，发出暗淡的光泽。卢晓东看了一眼，心里觉得咯噔了一下，突然就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牵住了他，这种强烈的情绪，油然而生，难以解释，像烟雾一样笼罩下来，几乎让他感到尴尬。他发现女孩子的嘴唇是湿润的，光滑而且饱满，肉色口红几乎看不出痕迹，特别是两排米色的牙齿……怎么说呢，在卢晓东看来，洁白的牙齿固然漂亮，却有点大义凛然不容侵犯的意味，而暗色的，米色的牙齿，好像更令人容易产生非分之想，它本身就传达出含糊暧昧的信号。

就在卢晓东恍惚之间，三个女孩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她们对卢晓东所说的表示赞同，但仍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卢晓东，仿佛他摇身一变，已经成了消费者协会的某个干部，卢晓东两手一翻，故意露出无能为力的表情。

秦颖说：“110先生……”还想说什么的，先捂住嘴笑了起来。

“叫我卢晓东吧。”卢晓东说。

“噢，卢记者，”秦颖接着说：“求你陪我们去一趟，你大记者总归是有熟人的，我们去了还要瞎跑瞎撞，说不定人家还不理我们，天下有几个像你这样的热心人呢。”

“不要架我，千万不要架我，”卢晓东说：“我跟你们去一趟到是不要紧。”

三个女孩子一起笑起来，秦颖还吐了一下舌头。下了报社大楼，卢晓东暗自笑道，我还真是被架上去了，不过好像也挺愉快的。

后来，在消费者协会，卢晓东得以在更近的距离观察了费雯雯的牙齿，他决定晚上请三个女孩子吃顿饭，好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理理头绪。卢小东对费雯雯那一口米色牙齿产生了兴趣。

三

卢晓东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情况，在单独约见费雯雯的时候，他告诉对方，他有一个5岁的女儿；他今年已经35岁了，比对方整整大14岁。

“年龄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吧，”卢晓东说，“我第一次看见你，就觉得我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。”

费雯雯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会的吧。”

卢晓东说：“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什么叫也许呀。”他有点着急的样子。

“会的吧。”费雯雯低声说，吃吃地笑起来。

卢晓东乘胜追击地说：“我挺喜欢你的牙齿，干吗要漂白呢？不要的不要的，你再张嘴给我看看。”

“瞎说什么呀，”费雯雯说，“不跟你说了，真讨厌。”

卢晓东伸出手来，碰了碰对方的面颊，说：“你怎么不相信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真的喜欢你的牙齿，自然的就美的嘛。”

他们的关系后来有了一点发展，费雯雯才弄明白卢晓东所言不假，他正是因为她的一口牙才喜欢上她的，但是有一点她却弄不明白，卢晓东为什么会喜欢上她的缺陷呢？对于费雯雯来讲，这一口牙已经让她“痛苦”了十年之久，谁不喜欢拥有一口洁白光亮的牙齿呢，可偏偏就

有人不一样，费雯雯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快感，这好像也是她逐渐对卢晓东产生依恋之情的基础和根源。

卢晓东一直是个很好玩的人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总是要找理由约上几个朋友聚一聚，自从认识三个女孩之后，他的活动又多了一个项目——四个人在茶社打扑克。他们玩遍了扑克的各種游戏方式，之间的关系渐渐热乎起来，秦颖和另外一个女孩吴静，隐隐约约知道卢晓东对费雯雯有点意思，至于两人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不好问只能猜，反正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好与不好，看怎么去对待了，总之，只要高兴就是好的，不用想得太多，想太多是自寻烦恼。

秦颖也曾旁敲侧击问过费雯雯，完全是好奇心在作怪，并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她想借助费雯雯的回答探测卢晓东的心理，实际上她的潜意识，是想通过对卢晓东的了解，查看一下男人的内心世界。费雯雯的回答让秦颖有点摸不着头脑，费雯雯说卢晓东对她的米色牙齿很感兴趣，让她不要做漂白。费雯雯的态度基本上是诚实的，尽管她也掩藏了进一步的细节，却向秦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据此，秦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果，男人总是喜欢追求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，独特的在他们眼中就是好的，这个不需要理由。

在卢晓东的努力帮助之下，费雯雯讨回了××医院的退赔，作为一种回报，她试图漂白牙齿的念头也从此消失了，她认为卢晓东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，本来就是嘛，自然的才是美的，何况这是卢晓东喜欢她的原因。

反对意见也是有的，比如吴静就是认为卢晓东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她说：“我们雯雯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身材，他凭什么舍不得说：偏偏说喜欢上了米色的牙齿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看他是故意击中雯雯的要害，这样一来雯雯就跑不掉啦。”

费雯雯也拿这个话追问过卢晓东，卢晓东给她弄得实在没办法，想了半天，想出了“缺陷美”这个词，才算把费雯雯搪塞过去。费雯雯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卢晓东的这一答案。

那天晚上从茶社出来吃大排档的时候，卢晓东作出了一个决定，他打算帮一帮打电话来的女孩。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，搞不好会给自己添不少麻烦，若是想要推掉对方，也不难，可以直接告诉她，这类事情很难处理，希望她谅解。但是仔细一想，卢晓东就觉得这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，很难得一遇，抓不一定能抓好，放弃了实在是可惜的。

三个女孩叽叽喳喳要求卢晓东说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。卢晓东原本不想多说：他已经与女孩约好明天上午见面，如果事情真的像她说的那样，他当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不过，讲给三个女孩听听，看看她们对这件事的态度，也算是一种民意调查。

卢晓东讲述了和女孩通电话的经过。事情很简单，女孩叫黄月，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。保险公司每天开晨会，由部门经理讲一讲大家的业绩情况和公司的理念，目的是为了在业务员的头脑里绷紧一根弦，不断强化竞争意识。而黄月恰恰在今天的晨会上松了弦，她的手机响了，犯了忌，正在台上讲话的总经理感到很没面子，她一个月只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，偏偏有人无视公司的规章制度。黄月居然没注意到响声出自她的包里，她和其他人一样左顾右盼。总经理的判断十分准确，她走到黄月面前，不由分说：打开坤包的拉链，从里面取出仍在响着的手机……

“就这么一件事，够简单的吧，要是放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会怎么办？”卢晓东说。

秦颖眉毛一横，说：“去他妈的，不干，走人，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费雯雯想说什么，又有点拿不准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看不这么简单，这么一走了之不是便宜了她的老板……”

“真是的，这个你都不懂啊，”秦颖火急火燎地说：“雯雯，上次那个不三不四的男人嫌你服务态度不好，去经理那里告你一状，你忘

了啦。”

费雯雯说：“那个臭男人故意找茬，我能怎么样。”

“是啊，你还不是被经理臭骂了一顿，还扣了五十块钱奖金，是吧？”秦颖说，“跟那些人，你没得说的，说也说不清。”

吴静插了一句，说：“我觉得雯雯的话有道理，不能便宜了她的老板，应该想个办法对付她。”

费雯雯用关注的眼神望着卢晓东，等着他开口。

卢晓东突然笑了起来，说：“看你们，一个个傻了吧，不神气了吧。这种事看起来简单，不比杀人放火，没什么悬念，在我们看却是真正有价值的新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三个女孩一起瞪大眼睛。

“为什么！不为什么呀，事情虽小但内涵深刻啊。”卢晓东笑嘻嘻地说：“好比你们的心眼儿似的。”

“什么呀，你说什么呀。”三个女孩纷纷上手来掐卢晓东的脖子，形成围攻之势。

卢晓东左右躲闪，连声说：“你们还想知道结果，啊，你们这样让我怎么说呀，我不说了不说了。”

秦颖说：“雯雯，他不就说死劲掐，看他说不说。”

费雯雯用打圆场的口吻说：“好了好了，看他怎么说：说不出子丑寅卯，饶不了他。”

秦颖说：“对了，要是说不出名堂来，罚他停赛一个月。”

“停赛？”费雯雯一脸不解。

“啊呀，就是不让他进你的场嘛！”秦颖眨着眼睛说。

“好啊！你又取笑我。”费雯雯转过身来掐秦颖。

三个女孩嘻嘻哈哈笑成一团。

卢晓东用手在费雯雯的头上亲昵地拍了下，说：“你们先停赛，要不我怎么说呀。”

费雯雯在桌肚下面踢了卢晓东腿上一脚。

三个女孩安静下来，卢晓东有些自得的样子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菜

都上来了，还是先喝点酒再说，来，一个人一瓶啤酒，包干啊。”

几个女孩各自干了杯中的啤酒，胡乱地吃了两口菜，都在等着听卢晓东的下文。卢晓东点燃一根烟，刚要说，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。

卢晓东看了一眼号码，说：“又是那个女孩。”

卢晓东接通电话，听了一会，说：“什么？你现在要见我，不是说好明天早上在报社见吗？”支吾了一阵，卢晓东又说，“这样吧，你先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，明天一早送到报社，好不好？”

对方在电话里磨蹭了半天，总算收了线。

秦颖有点幸灾乐祸地说：“让人家缠上了吧，你打算怎么交代啊，没招了吧？”

“没招？真是笨啊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嘛，让他把经过写下来。”卢晓东一脸不屑地说，“你们想啊，一篇读者来信引起广大读者讨论，保险公司老板的脸还搁得住吗？要不了多久，她不来求我才怪，这种事讨论开来她还怎么混呢？”

三个女孩面面相觑，一个也说不出话来。

五

费雯雯没想过要拆散卢晓东现有的家庭，她所要的就是卢晓东对她的关心，比如偶尔送她一件衣服、一套化妆品，请她吃吃饭，跳跳舞什么的，她不需要卢晓东任何承诺，自己也没打算对他死心塌地。两个人的关系相处得轻松自如，几乎让人看不出什么痕迹和破绽。不管工作多忙，卢晓东每天总要给费雯雯打一两个电话，时间允许就说上几句，甚至讲一两个笑话给她听，时间不够就会说过一天请你吃饭啊，费雯雯后来掌握了规律，一接到他的电话就知道他是忙着还是闲着。

卢晓东在需要费雯雯的时候，就会到宾馆去开半天房间，两人从未在一起共度过良宵，都是在大白天匆匆完事。卢晓东戏称费雯雯是他的“阳光”老婆，他强调说：两人之间和露水不搭界，总是在阳光下行周

公之礼，因此不能算做“露水”夫妻。

有一回，费雯雯主动给卢晓东打电话，想见面，卢晓东不知道她的意思，就试探着问，去茶社还是宾馆。费雯雯说：“你看着办吧，哪儿都行。”卢晓东就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卢晓东到宾馆开完房给费雯雯打电话，响了很长时间铃声，对方一直没接。过了几分钟，卢晓东又拨了一遍，等了足足有五分钟，电话接通了，却听见费雯雯跟身边什么人吵架，费雯雯气咻咻地对着话筒说了一句：“等会儿我打给你！”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卢晓东一个人躺在宾馆的床上无聊得很，只好打开电视消磨时光，等了近一个小时，才接到费雯雯的电话。卢晓东没有问她刚才和谁吵架，他下意识中感觉有些不大对劲，因此口吻夹着一丝顾虑。

卢晓东说：“你要有事就先忙着，迟点来也可以，我等着就是了。”

费雯雯说：“没事了，我这就过来。”

卢晓东于是告诉了她房间号。丁香宾馆是卢晓东常去的点，在那里看到他出入，谁也不会感到奇怪，丁香老板是他的铁杆哥们。

费雯雯赶到丁香时，脸上红扑扑的，额头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，看得出来，她今天是经过精雕细琢的，从穿着到化妆，原本透着一股子欢天喜地的味道，脸上的表情却敷着淡淡的愁绪。

卢晓东说：“你先到卫生间洗一洗，脸上出汗了。”

费雯雯用手抹一把额头，窘迫地笑了，进了卫生间。

卢晓东趁费雯雯在卫生间，隔着门平淡地问了一句：“刚才和谁吵架啊，是不是又和顾客干仗啦。”

费雯雯在里面没出声，洗脸池龙头哗哗地淌着水。

卢晓东又说了一句，“没什么事吧，我以为你不来了。”

费雯雯还是没作声，卢晓东心里已经猜出了一半，他不想再问了，省得两个人都尴尬。

卢晓东曾经在秦颖口中隐隐约约得知费雯雯的一些情况：父母离异，家境不好，幼年时还得过一场挺吓人的病。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卢晓东对费雯雯的怜爱之情。他和秦颖闲聊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，他不说秦

颖也能意会到。秦颖在说到这事的时候，态度有点举棋不定，她只是说经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到商场里来找费雯雯，她问过雯雯来者的身份，雯雯说是高中同学，对她有那个意思，追好几年了。雯雯一直没答应他，但也没回绝，两个人的关系拖拖拉拉地讲不明白。

卢晓东只知道这些，他并没有阻止费雯雯交男朋友的意思，因此从未当面问过她，他担心要是问了，反而会有干涉对方私生活的嫌疑，弄得双方都不太愉快。他们之间一向是给对方自由空间的。但今天卢晓东却觉得心里不大是滋味，他很想问一问费雯雯那个男孩的情况，和一个二十一二岁的男孩相比，他身上毕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。这一点让卢晓东很是烦闷。

费雯雯在卫生间磨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来。她重新化了妆，表情也跟被刷新过似的，显出一股媚态。

“其实你不用着急过来的。”卢晓东说，他仰面倒在床上，口气中透出懒散的情绪。

费雯雯走到另一张床边，坐下来，没有搭理卢晓东，两眼无神地望着电视荧屏。

两个人都沉默着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误会……”过了一会卢晓东解释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你的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也不用告诉我的……只要你高兴，我不会干涉你的。”卢晓东说：很不满意自己的语无伦次，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脑门。他在等着对方的辩解。

“你们男人都是自私的，”费雯雯说，“只想自己高兴的事，从来不为别人想想。”

“你这是误会我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心思。”

“什么心思？”卢晓东一骨碌爬起来。

“你自己说。”

这时候的费雯雯，因为生气略微涨红了脸，嘴唇红润鲜亮，目光里